

高觀如著

中國佛教

文學與美術



中南圖書公司

中國佛教
文學與美術

宣齋加





目錄

中國佛教文學·····	六
一、佛教文學之初頁·····	六
二、晉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七
三、南北朝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十三
四、隋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二一
五、唐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二三
六、宋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三十
七、元明以來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三一

高觀如著

中國佛教

文學與美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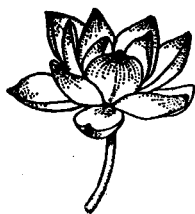


15週年紀念

1973-1988

中南圖書公司

中國佛教
文藝與美術





錄目

中國佛教文學·····	六
一、佛教文學之初頁·····	六
二、晉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七
三、南北朝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十三
四、隋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二一
五、唐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二三
六、宋代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三十
七、元明以來之佛教文學·····	三一



中國佛教美術	三三
一、引言	三三
二、晉代之佛教美術	三三
三、南北朝時之佛教美術	三五
四、隋代之佛教美術	四一
五、唐代之佛教美術	四三
六、五代時之佛教美術	五三
七、宋代之佛教美術	五四
八、元代之佛教美術	五六
九、元代以後之佛教美術	五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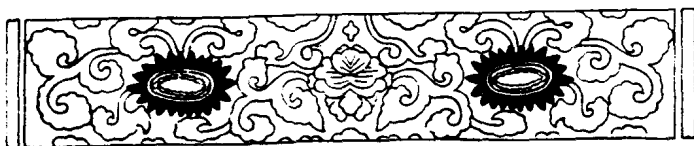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佛教文學

一·佛教文學之初頁

佛教文學實占中國文學領域上至巨大之部分。所有歷代翻譯與撰述之文書，據正續藏經所收，已達三千六百餘部，一萬五千六百餘卷。其單行刻本，及古逸藏書，尚不在內。其質與量，實均未易探討也。

考中國之佛教文學，實始自後漢時天竺迦葉摩騰竺法蘭之翻譯四十二章經。是經譯文簡明，時用儒道二家語，其文體頗似孝經十八章，及老子道德經。相傳此經譯成，朝廷藏之石室，後始流傳。是不特為中國佛教文學之始，抑且為中國翻譯文學之權輿也。

後漢桓帝時，安息國安世高來華，翻譯長者子制經，及長阿含十報法經等；高僧傳中：稱其所譯，義理明析，文字允正，辯而不華，質而不野，凡在讀者，皆覺亶而不倦焉。稍後，至靈帝時，月支國支婁迦讖來華，譯出道行般若經等十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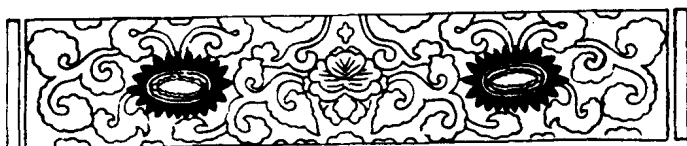


部；高僧傳稱：其所譯文，審得本旨，了不加飾。同時又有安息國安玄出法鏡經，理得音正，盡經微旨。漢靈獻問，月支沙門支曜，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經，康居沙門康巨譯問地獄事經，並言得理旨，不加潤飾。三國時代，月支國支謙，康居國康僧會，先後至吳，共出梵典。支謙所譯，有大般泥洹瑞應本起法句等四十九經，曲得聖意，辭旨文雅。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，更註了本生死經等，並行於時。康僧鎰則出有無量壽郁伽羅越問等經，又出小品六度集雜譬喻等，並妙得經體，文義允正。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，并製經序，辭趣雅便，義旨微密，文人學士，並樂誦之。此外並有支疆梁接，白延，曇果，維祇難，竺律炎等，各出經典。由此等佛經之傳譯，佛教之弘傳漸盛，自此以往，佛教文學，亦浸乎弘廣矣。

相傳漢獻帝時，有牟子者，著理惑論，設爲問答三十七條，闡明佛道，反復解說，以祛外惑；言清辭雅，理暢旨明，實爲中國佛教文學上最有價值而時代最早之論著。然據近人考察此中所述之事例，多謂爲晉人之作品焉。

二一·晉代之佛教文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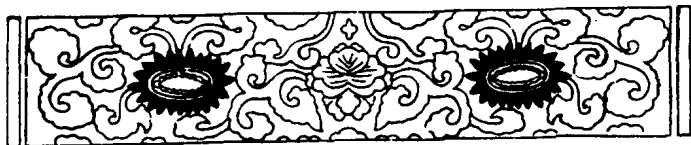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之翻譯文學，至晉代益益進展。西晉初年，西域疆梁窣至，無羅叉，安



息安法欽等來華，並有所譯至其中傳譯大乘佛典最著之一人，則爲曇摩羅刹，後改名竺法護，世所稱敦煌菩薩是也。法護生於敦煌，其祖先爲月支人。幼年出家，隨師巡遊西方諸國，研學佛教，並會曉數十種外國方言文字，攜多數之佛經來歸，譯成晉文。高僧傳謂其：「所獲賢劫、正法華、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。孜孜所務，唯以弘通爲業；終身寫譯，毫不告倦。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，護之力也。護公所出，雖不辯妙婉顯，而宏達欣暢；依慧不文，朴則近本。」其見稱若此焉。

西晉之末，天下大亂；西國沙門，仍絡繹來華。譯經事業，進行不輟。當時較著之翻譯者，有西域之帛尸梨密多羅，出灌頂孔雀明王等經。罽賓國僧伽跋澄，出轉婆沙論，僧伽提婆，出增壹阿含、中阿含等經；阿毘曇心、八健度、三法度等論。又西域曇摩難提，譯阿育王息壞目等經，罽賓國曇摩耶舍，出舍利弗阿毘曇等論。並皆文廣理達，世所傳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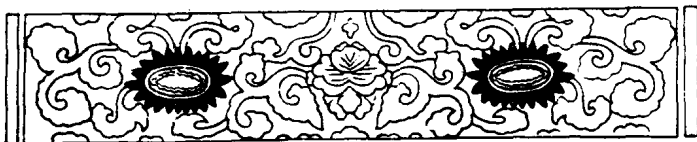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之翻譯家，皆是外人來華傳譯佛經者。至於我國人，學梵語，助外人翻譯，或潤飾其文，或自翻譯者，亦不乏其人。其中實以後漢之嚴佛調爲始。佛調所譯，漢世號稱難繼。其後如曹魏之朱士行，以及竺法護翻譯之聶承遠、聶道真父子，並皆明解有才，篤志務法，屬辭雅達，其卓卓者也。東晉之末，前秦後秦之間，僧伽跋澄、曇摩難提來長安，適小乘諸典翻譯最盛之時。而助之最力者，



有竺佛念，後世稱云：「自世高支謙以後，莫踰於念；在苻姚二代，爲譯人之宗」者是也。與竺佛念同時請僧伽提婆等譯經，爲之審音潤文者，則有釋道安。此二人者，學德並尊，均一代大師，而負重名者也。又竺佛念自翻譯者，以大乘居多。曇摩難提所翻之增一、中阿含，佛陀耶所翻之長阿含、四分律，皆竺佛念筆授，高僧傳稱其：蒼雅訓詁，尤所明達。華戎音義，莫不兼解。故於譯文，輒能暢達焉。至釋道安，則家世英儒；出家以後，篤志弘法；器識倫通，風韻標朗，博識多才，通經明理。常與沙門法和，詮定僧伽提婆、曇摩難提、僧伽跋澄等所譯衆經，百餘萬言；勘審音字，詳覈文旨，新出衆經，於以獲正。高僧傳稱：其所註般若、道行、密迹安般諸經，並尋文比句，爲起盡之義，析疑甄解，妙盡深旨。經義克明，自安始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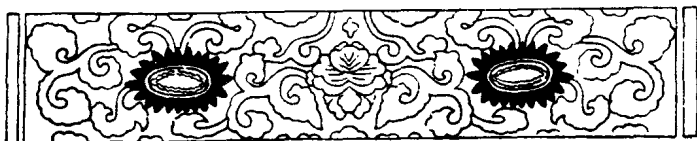
由晉室東移，至陳滅隋興，共二百七十餘年間，據開元釋教錄所記載，南北朝譯經者，凡有九十六人。所譯經共一千零八十七部，三千四百三十七卷。其傳譯弘通之盛況，實可想見。在此翻譯家九十餘人中，最重要者，則爲鳩摩羅什、佛陀跋陀羅、曇無讖、求那跋摩、求那跋陀羅、真諦、菩提流支諸人。

龜茲國鳩摩羅什，於東晉時至長安，盛出佛典。佛教翻譯文學，至此乃入於成熟時期。羅什智慧超悟，並世無兩。遍遊罽賓沙勒溫宿諸國，精通佛教經典。



時前秦苻堅遣大將呂光西征，破龜茲，得鳩摩羅什，同回中國。適苻堅已死，呂光遂據涼州自立，國號後涼。鳩摩羅什在涼州留十八年，故能曉達中國文字。至姚興征服後涼，迎其入關，於弘治三年十二月到長安。姚興待以國師之禮，請其譯經。什居長安九年，所譯有大品般若、小品般若、金剛般若、十住、法華、維摩詰、思益、首楞嚴、持世、佛藏、遺教、阿彌陀等經；十誦等律、中論、百論、十二門論、成實等論，凡三百餘卷。高僧傳中稱其所譯：「率多諳誦，無不究盡，轉能漢言，音譯流便。於諸經論，暢源顯神，發揮幽致，慧解入微，玄構文外。」蓋羅什所譯經文，無不弘麗暢達，語意顯明，文字幽美。不獨於佛教之弘傳上，收絕大之功效；抑且於中國文學上起極大之影響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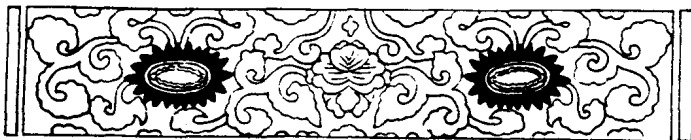
羅什所出各經論，多富有文學上之價值；故在古今漢譯各經典中，以羅什所譯者最爲流行。又以羅什所譯金剛、法華、彌陀、維摩諸經，於文學上最有影響。其中如維摩經，有如一部絕妙小說，敘述居士維摩詰有疾，佛遣諸弟子前往探問。自舍利弗、大目犍連、大迦葉、須菩提、富樓那、迦旃延、阿那律、優波離、羅睺羅，阿難諸大聲聞，乃至彌勒、光嚴童子、持世諸菩薩，一一訴說維摩詰神通辯才，不敢前往。後唯文殊師利肯往問疾。於是文殊維摩相見，維摩詰並顯示種種辯才神通等事。此經妙義繽紛，辭意優玄，不獨古今佛家樂爲傳誦，且在



中國文學與藝術界之影響甚大。中國文人詩人，往往引用此經中典故；寺廟壁畫亦往往用此中故事為題，在唐代會演為偉大之維摩經變文，今復多有編為劇本者焉。

此外法華、彌陀、金剛三經，皆為富於文學趣味之經典。除暢宣教義外，法華經中譬喻甚多，且可稱為世界文學中最美之寓言，彌陀經且可謂為絕妙之敘述文，金剛經且可謂最優暢幽玄之理論文也。此外如反復論辯，蕩滌諸見，表顯探賾，陳義入微者，則莫如中、百、十二門等論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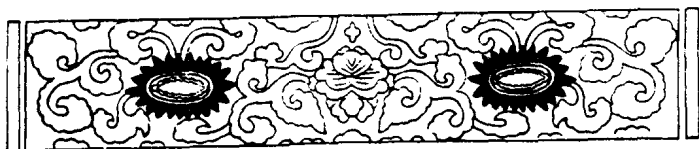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羅什譯經之情況，如僧肇於維摩詰經序中述云「什以高世之量，冥心眞境，既盡環中，又善方言。時手執胡文，口自宣譯；道俗虔虔，一言三復。陶冶精求，務存聖意。其文約而詣，其旨婉而彰。微遠之言，於茲顯然。」又僧叡大品經序述云：「法師手執胡本，口宣秦言；兩譯異音，交辯文旨。秦王躬攬舊經，驗其得失，諮其通途，坦其宗致。與諸義業沙門釋慧恭、僧智、僧遷、寶度、慧精、法欽、道流、僧叡、道恢、道標、道恆、道棕等五百餘人，詳其義旨，審其文中，然後書之。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，校正檢括；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。文雖粗定，以釋論檢之，猶多不盡；是以隨出其論，隨而正之。釋論既訖，爾乃文定。」



又關於羅什譯經文體之態度，如高僧傳僧叡傳中有云：「昔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：『天見人，人見天。』什譯經至此，乃言曰：『此語與西域義同，但在言過質。』僧叡曰：『將非人天交接，兩得相見？』什喜曰：『實然』。於此可見羅什反對直譯硬譯，並注重傳其神味。不但能譯之無誤，且能活潑的譯成圓滿之中國語文。其翻譯藝術之高尙在此。其譯本所以永遠流行，而成爲此土之名著者亦在此。

又羅什法師除譯經外，尙著有實相論二卷（今不傳）。並注維摩。出言成章，無所刪改。辭喻婉約莫非玄奧，什門下僧叡道恆，僧肇，道生等，均曠代才哲，文思並美；筆受諸經，邁超前後。僧肇更著有般若無知論，不真空論，物不遷論，涅槃無名論等，文意美慧；廬山慧遠，居士劉遺民見之，並披味慙歎，不能釋手，嘆爲未有焉。

其時中國有二大佛教道場，在北方則長安羅什實領導之。在南方則廬山慧遠實主持之。慧遠幼習儒宗，嗣歸佛乘；學於釋道安門下，神明英越，機鑿遐深；後弘道廬山，與劉遺民，雷次宗，周續之，畢穎之，宗炳等高賢十八人，淨信士百二十有三人，結蓮社於東林寺內，共脩淨業。遠近宗仰，內外欽風。遠並著有法性論，明報應論，沙門不敬王者論，三報論，及各經論序等，風格高邁，辭理



軼塵，高僧之文章也。他如劉遺民，雷次宗，周續之，宗炳等，所撰作關於佛教之論著詩文甚多，弘明集中收有之。

遠聞羅什在長安譯經，時通問好，備致讚勉。尉賓沙門僧伽跋摩至潯陽，遠曾請其重譯阿毘曇心，及三法度論。並請西域佛馱跋陀羅在廬山，翻譯禪數等經，暨大方廣佛華嚴經焉。

佛陀跋陀羅初至長安，甚爲羅什所敬禮。後至南方，先後翻譯經論一十五部，一百十有七卷，並明其幽旨，妙盡文意。其中所譯以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，影響於世最大。華嚴經之翻譯，係於東晉義熙十四年，吳郡內史孟顛，及右衛將軍褚叔度爲檀越；佛陀跋陀羅手執梵文，共沙門法業、慧嚴等百有餘人，在道場譯出。詮定文旨，會通華梵，婉約明暢，妙得經意焉。

東晉譯家此外尚有佛陀耶舍、弗若多羅、曇摩流支、摩羅叉諸師，並是在北方長安，共羅什譯傳經律者焉。

三．南北朝之佛教文學

晉亡宋興，佛教翻譯文學之最著者，則有天竺曇無讖之翻譯涅槃等經，識所譯經，最爲審慎。先是河西王沮渠蒙遜，僭據梁土，自稱爲王；仰慕識名，因請



翻譯。識以未參土言，又無傳譯，恐言舛於理，不許即翻。於是學語三年，方譯寫初分涅槃十卷。時沙門慧嵩道朗，獨步河西值，其宣出經藏，深相推重。轉易梵文，嵩公筆受。道俗數百人，疑難縱橫。識臨機釋滯，清辯若流；兼以富於文藻，辭製華密。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，次譯大集、大雲、悲華、地持、優婆塞戒、金光明、海龍王等經，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。識以涅槃經本，品數不足，遷至干闥，求得經本初分，後又遣使于闐，尋得後分。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。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，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表方竟，即宋武帝永初二年也。又大涅槃經序中述云：「其人神情既銳，而爲法殷重，臨譯敬慎，殆無遺隱。搜研本正，務存經旨。」然則曇無讖譯經之態度，可謂審慎極矣。

曇無讖稍後，較著之譯師，爲罽賓國求那跋摩。跋摩以劉宋文帝元嘉元年，受請來中國，於祇洹寺譯出菩薩善戒經、菩薩內戒經、四分羯磨、優婆塞五戒相經等一十部，一十八卷。高僧傳中稱其所譯：「文義詳允，梵漢弗差。」

次之，則爲中印度求那跋陀羅，以劉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，文帝遣使迎至京，住祇洹寺，即於寺內集義學諸僧，譯出雜阿含經。於東安寺，出法鼓經。於丹陽郡，譯勝鬘、楞伽等經。徒衆七百餘人。寶雲傳語，慧觀執筆，往復諮折，妙得本旨。後又至荊州，住辛寺，出無憂王過現因果、小無量壽、央崛魔羅、相續